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库雷西作品系列

Hanif Kureishi

THE BLACK ALBUM

黑色唱片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曹元勇 译

萨尔曼·拉什迪致敬之作

年轻移民学生的情感历险与信仰危机

卷外卷

Hanif Kureishi
THE BLACK ALBUM



黑色唱片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曹元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唱片/(英) 哈尼夫·库雷西著; 曹元勇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精品系列)

ISBN 978-7-5321-6630-5

I. ①黑… II. ①哈…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138号

THE BLACK ALBUM

Copyright © 1995, Hanif Kureishi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036号

发 行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田肖霞

封面摄影: 韩 博

封面设计: 朱云雁

书 名: 黑色唱片

作 者: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译 者: 曹元勇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58,000

印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630-5/I · 5281

定 价: 4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1995 年英国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第一版
据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3 年版译出

目 录

第一章_1
第二章_19
第三章_34
第四章_50
第五章_67
第六章_79
第七章_95
第八章_109
第九章_125
第十章_142
第十一章_173
第十二章_203
第十三章_211

第十四章_	230
第十五章_	251
第十六章_	268
第十七章_	286
第十八章_	295
第十九章_	320
第二十章_	339
第二十一章_	359
第二十二章_	371

一天傍晚，沙希德^①·哈桑从走廊上的公用卫生间出来，顺手用套成圈的绳子把门挂好，然后站在一盏光线昏暗的电灯下面扣着裤扣。就在这时，他隔壁房间的门开了，从中走出一个提公文包的男子。此人身材瘦小，穿开领衬衫和棕色皮鞋，套在外面的西装不是淡黄褐色的，或者说没有什么颜色可言——反正不是那种特色鲜明的西服。

沙希德颇感意外。学院在伦敦西北面的吉尔本给他分配了一个房间，兼做卧室和起居室。房间所在的楼房紧邻着一家中国餐馆；在这幢六层楼房里，大多数房间都有人住，非洲人、爱尔兰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一帮英国学生。这些形形色色的房客听音

^① 沙希德，一般用作男性伊斯兰教信徒的教名；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证人”、“受难者”。——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下同

乐，吸大麻，就连黑咕隆咚的走廊里也弥散着廉价剃须水和醉醺醺色鬼的难闻气味；这些气味和别的气息混杂在一起，把墙上的壁纸熏得像古代的卷轴画一样往下翻卷。每时每刻，尤其是到了夜间，这些房客操着五花八门的语言争吵不休，有的家伙责骂他们养的狗，有的夸赞他们养的鸟，也有的练习吹奏小号。但在此刻以前，沙希德从未听到隔壁房间有过什么动静。因为断定隔壁房间一直没人租赁，他经常肆无忌惮地弄出各种噪音，现在他倒真的是颇为尴尬了。

走廊上的灯熄灭了。每个楼层的电灯都是自动开关；你人尚未走到要去的地方，灯就会自动熄灭，即使你走得再快也没用。在昏暗中，这个男子冲着沙希德眨眨眼，似乎要拦住他的去路。沙希德正要说抱歉，他这位邻居却用乌尔都语^①讲了一句话。沙希德应了一声；于是这个男子像是验证了一个想法，又向前跨了一步，伸出手，自我介绍他是里亚兹·艾尔-侯赛因。

沙希德对里亚兹产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已经有四十来岁了；但是当这个肤色灰黄、略显秃顶的男子一开口说话，沙希德才发现他的年纪至少还得再老十岁，而且举止刻板，眼神虚弱，像个书呆子。

不过，此人文质彬彬的神态肯定是伪装的。他身上肯定有某种令人敬而远之的东西，因为，就在他们客气地互相攀谈、确认双方都在当地的那所学院读书的同时，此人却一直专注地审视沙希德，仿佛他已看穿沙希德的心思。这让沙希德一方面觉得很开心，因为终于有人注意他了，但另一方面也让他产生了一丝自己暴露

^① 乌尔都语，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在印度也有人使用。

于人的感触和不安。

此人下了决心，“咱们走吧。”

“去哪里？”

他把手搭在沙希德的胳膊上，“来吧。”

沙希德欣然由里亚兹领着——但他也说不上是为什么——走下两层楼梯，穿过停放着很多自行车和成堆没人领取的邮件的大厅，到了外面的街上。里亚兹吸了吸空气，回转身，语气和蔼地吩咐沙希德最好去带件外套和围巾，如果有的话。仿佛他们要去进行一趟长途旅行。

等到沙希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后，他们就步行出发了。路上，里亚兹对沙希德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已经好久没有如此喜欢过某个人，或是好久没有如此了解某个人。

“你吃过了吗？每当思考问题或写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几个小时都不知道吃东西，等到忽然想起来时，已经饿极了。你也这样吗？”

沙希德颇感温暖；自从进了这家学院，几个星期以来，他几乎还未受到过别人的热情对待，自己也未曾向什么人露出过友好的笑脸。他回答说：“最近几天，美味的印度菜让我想念得直流口水，可是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吃。”

“你当然会想念那些菜。你是我的老乡啊。”

“嗯……也不完全是。”

“哈，没错，你就是。此前我一直都在观察你。”

“是吗？我都在干什么呢？”

里亚兹没有回答，而是只管径直向前快行。为了跟上里亚

兹,又不能撞到那些麋集在酒馆外面的爱尔兰人,沙希德不得不时不时地从人行道上跳开。对这条路,他正变得越来越熟悉;迄止目前,他对伦敦的认知主要就是来自这条路。白天,这一带以二手货商店和成排待售的破旧家具闻名遐迩。可怜巴巴的物主坐在扶手椅上,面前摆着潮湿的、漆面绽裂的桌子,俯身在四十年代流行的、带流苏饰边的灯罩底下,读着赛马小报。污渍斑斑的床垫像沙包一样堆叠在他们身边,床垫的塑料外罩上面散布着一些凹坑。

里亚兹显得对周围的生活景象毫无兴趣。沙希德揣测,他不是正在思索什么哲学问题,或者,他说不定是在赶赴某个约会,只是需要有个伙伴与他同行。

在来伦敦之前,沙希德曾经坐在肯特郡^①的乡下,想象着这个城市该是怎样的粗野和混乱。他哥哥齐力为了让他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把《穷街陋巷》和《出租车司机》^②借给他。但是这两部跌宕起伏的电影并未使他可以平静面对这里随处可见的贫困现象。刚到这里的那天,他见过一个穷苦的、脚上只穿着塑料拖鞋的妇人;那个妇人拽着三个小孩穿越大街,到街对面,她脱下鞋子,照着孩子们的胳膊就是一顿抽打。

另外,他还怀疑附近是不是有家收容所在不久前关闭了,因为无论白天晚上,大马路上总是有许多疯子、暴露癖和胡言乱语的家

① 肯特郡位于英格兰东南角,伦敦东南方。

② 《穷街陋巷》(Mean Street)和《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美籍意大利裔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于1973年和1976年拍摄的两部电影,由他指导的著名电影还有《愤怒的公牛》《基督最后的诱惑》《纽约黑帮》等。

伙冲着天空鬼叫。有个剃光头的男人整天攥着拳头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不住劲儿地嘟嘟囔囔。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像握手雷一样握着啤酒罐；沙希德最初以为他们是一些学生，但后来看见他们席地睡在门洞里，身上还往外渗着汁液，仿佛狗曾往他们身上撒过尿似的。还有一个女孩，整天在建筑工地和有废料桶的地方捡拾生火用的木柴。

尽管这样，从餐馆敞开的门口飘出来的印度菜、中国菜、意大利菜以及希腊菜等各式各样不同的菜香味，倒是让沙希德觉得很愉快；当他扛着行李，满怀希冀和期待地第一次从这一带路过时，那些菜香就让他有这种感觉。不过，在那些餐馆中间夹着许多已经倒闭、门面用木板封起来的店铺。其中有些店铺，被改装成了便宜货商店或慈善商店。沙希德一度以为伦敦人特别慷慨大方，直到他的巴基斯坦裔房东呵呵笑着告诉他，这些店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破产，而非因为美德。

里亚兹再次开口说话时，没有看着沙希德，只是说：“你当然是在刻苦用功啊。咱们这些来这儿求学的都是这样。不过，你同样也是在为某种严肃的目标而努力。”

“我吗？”

“我对你的诚挚精神丝毫都不怀疑。”

沙希德并不打算对里亚兹的看法提出质疑。让他觉得惊讶的是里亚兹这种评价所包含的亲密意味。或许，他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最近接触的大多都是含蓄矜持的英国人。

“是的，我已经下决心要在学校刻苦学习，因为我——”

“这家餐馆特别棒。菜很简单。一般人都在这儿就餐。”

“我会记住的。”沙希德说。

“绝对会。”

在一家加勒比海假发中心和一家罗马尼亚餐馆——肮脏的网式窗帘后面，摆放着几排浅白色的椅子和没有台布的桌子——中间，开着一家印度小餐馆。沙希德跟着他的新伙伴走了进去。

“你肯定会觉得如同到了家里一样。”

餐馆里摆着五张胶合板餐桌和一些固定式圆背单人座椅，亮着明晃晃的白炽灯，十足像警察局的牢房。就这样一个地方，里亚兹凭什么认为他会觉得像到了家里一样呢？

盛着菜肴的长方形钢盘摆在玻璃柜里，钢盘上贴着标签，标明是“茄子”或别的菜。一个架子上放着两台微波炉，用来热菜。墙上挂着一只镂刻着《古兰经》经文的铜盘。有一个男孩正坐在桌前做着家庭作业，沙希德猜想他是老板的儿子。

里亚兹大概是感觉到自己对待新朋友的态度有点强势，便在沙希德看菜样的时候，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说：“就算你已经吃过，或许你愿意陪着我坐一会儿。或者，老让你这样陪着，是不是让你心烦啊？”

“一点都不。”

“你知道，我刚才说的不只是指你的大学学业。你是有追求的。”

“我也不太清楚，”沙希德沉思地说，“不过，你也许说得没错。”

沙希德坐下来，里亚兹则到玻璃柜那边去点菜。店老板因为嚼过槟榔，牙齿红赤赤的。他用长柄勺把饭菜盛到塑料餐盘里，放进微波炉。沙希德听见里亚兹向店老板打听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法哈特。

接着，血牙齿要他的小儿子停下作业，把饭菜端给顾客。

“你哥呢？”里亚兹低声问小男孩，同时坐下来。

小男孩朝父亲那边瞥了一眼，像是要确定他有没有在听，“哈特在学习。楼上。今晚不准出门。老爸很气。”

里亚兹微微点了下头，“告诉他我明天与他见面。”

“好的。”

这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举动过后，里亚兹和沙希德使用几乎被烫坏的手指撕开恰巴提烤饼^①，放进扁豆羹和油腻的青豆羊肉汤里。沙希德抬起头，看见里亚兹吃东西的样子——他从未见过有人吃东西会吃得这么快，简直像是给机器加油。他心想，这可真是太走运了！迄今为止，他一直渴望在智力上受到考验，在其他所有方面也是一样；然而他每天所做的只有读书、写信、听讲座和四处闲逛。他去过电影院，买过最便宜的戏票，有天晚上还去参加了一场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聚会。他去过皮卡迪利大街^②，在环形街口爱神雕像下面的台阶上坐了一个小时，期望能结识个把女人。莱斯特广场^③和科文特加登^④一带，他也逛过；他还进过一家色情酒吧；在那家酒吧，有个女人在他旁边坐了十分钟，还有个男人想为一瓶汽水向他索要 100 英镑，并且在他离开的时候打了他一拳。

① 恰巴提，一种印式烤饼。

② 皮卡迪利大街，伦敦一条有名的繁华大街，环形街口有一座小爱神雕像。

③ 莱斯特广场，位于伦敦西区，是伦敦戏院区的中心，东面是查令十字街，向南约 300 米是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

④ 科文特加登，伦敦中心区的一个地方，在唐人街附近，有著名的皇家歌剧院，还有各式各样的街头艺术表演。

他从来没有那么强烈地想变成一个隐形的人；不管怎么说，“真实的”伦敦不该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里亚兹嘴里塞满食物，“辣椒的原产地是南美洲，辣椒这个词出自阿兹特克语，中世纪的时候才传到了印度。”

“我对这个一无所知。不过我哥哥叫齐力^①。跟他挺般配的。”

“何以见得？”

“确实很般配。告诉我，里亚兹，你读什么专业？”

“法律。很久以来，在我住的那个地方有很多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向我求助，我给他们提供一些普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作为一个还算有见识的业余顾问，我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眼下，我正在进行正规化的学习。”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拉合尔^②，祖籍。”

“祖籍是个相当重大的问题啊。”沙希德说。

“是最为重大的问题。你认同这一点，对吧？我十四岁那年被带到了这个国家。”

沙希德获知，里亚兹曾经住在利兹^③附近的一个穆斯林社区，“跟那里的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告诉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里亚兹说话时明显夹带着两个地方的口音，这正好说明为什么他的声音

① 辣椒的英语是“Chilli”；下文中，沙希德哥哥齐力的原文是“Chili”，与辣椒的英文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② 拉合尔，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

③ 利兹，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一座城市。

听上去像是作家 J. B. 普里斯特里^①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艾·哈克^②两人声音的混合体。不过，他英语说得一丝不苟，而且不用俚语。沙希德可以感觉到，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犹如悬在空中的网格。

沙希德联想到自己的叔叔阿塞夫，巴基斯坦的一个记者（曾经因为写文章反对哈克的伊斯兰化政策而被哈克关进监牢）。阿塞夫总爱断言说，如今能够讲地道英语的只有生活在次大陆的人了。“他们把英语教给了我们，但是只有我们知道该怎么使用这种语言。”

以前每到冬天，沙希德和齐力都会待在阿塞夫叔叔家。沙希德记得，阿塞夫叔叔躺在庭院中芒果树下面的吊床上，议论着该去参加哪个舞会。那时候，阿塞夫叔叔总爱用他那些讥嘲的言论逗两个侄子开心。他会说，现在，巴基斯坦人在英国不得不样样事情都干，赢得运动比赛啦，播放新闻啦，开商店做生意啦，还有搞女人。“你们的国家已经变成外国佬的天下喽！”他硬说这是“棕色人种的负担”。

沙希德的哥哥齐力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接受了这种观点；那时，他还没有与艳光四射的苏尔玛成亲，他们俩的婚礼录像比电影《教父》上下集加在一起还要长，在整个卡拉奇^③成了人们必看

① J. B. 普里斯特里(1894—1984)，英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好伙伴》《危险街角》等。

② 齐亚·艾·哈克(1942—1988)，1978—1988 年任巴基斯坦总统。

③ 卡拉奇，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濒临阿拉伯海。

的影像，甚至在白沙瓦^①也不例外。每当夜里在爱情上又取得了一场胜利，齐力会在吃早餐的时候神气十足地走进厨房，说：“如今咱们在这儿不得不样样都干啊！这是咱们的负担——不过我一个人就能对付得了！”

此刻，沙希德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提及自己的私事。不过，里亚兹也不再主动谈他自己了；沙希德想，里亚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找他。他怀疑里亚兹是想找他帮什么忙。但他排除了这些怀疑；他决定不要当一个封闭的人。

于是，几分钟之后，沙希德就向里亚兹说起自己的父母和哥哥是开旅行社的。二十五年前，他的父母都在一家小旅行社工作，母亲干的是秘书，父亲是职员。现在，虽然老爸最近才过世，但一家人在肯特郡的塞文欧克斯^②经营着两个分社。

里亚兹听着，随后问道：“他们刚来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

“这正是我所问的。”

这个问题很奇怪。不过说到底，沙希德来读大学、拉开自己和家人的距离、思考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为何移民到英国，不都是因为这一点吗？

“你可能是对的。事情或许就是那样。我家人的工作一直是把人们送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可是他们自己，除了每年回一趟卡

① 白沙瓦，巴基斯坦西北邻近阿富汗边境的城市。

② 塞文欧克斯，或译七橡镇，在肯特郡西部，距离伦敦不远。

拉奇，从来不到任何别的地方。他们除了工作，别的什么都不能做。我哥哥齐力的态度是比较……散漫。不过，他是又一个时代的人。”

“他是那种浪子型的人吗？”

“浪子？”听到这个触动记忆的词，沙希德差点说不出话来，“你有什么权力说这种话啊？”

一瞬间，表面冷静执着的里亚兹内心里也勃发出了激动，他拍了一下桌子，说：“什么权力？”

“是啊，什么权力？”沙希德说。

“我是说，这些人——我们的同胞——他们生活中到底都有什么？”

“至少，他们有安全感和目标。”

“那他们就是迷失了自己。”

“怎么迷失？”

“当然会迷失，如果那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这并不难理解！”

沙希德看着自己被食物弄得像被香烟熏黄了的手指。里亚兹是想激怒他。他很后悔自己竟如此坦率。不过，对这种谈话方式，他还是喜欢的。他只会讲这么一件事。

“他们当然失去了一些东西，”他承认道，“比如说，他们无法热爱艺术。与此同时，他们还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嘲笑他们的顾客，讥讽那些人不是到外国的海滩上去蒸他们丑陋的身体，就是进卡拉 OK 酒吧。”

“没错，他们做得完全正确！没有哪个巴基斯坦人会渴望到海